

PROF. CHANG SI-MAN
NEW DISCOVERIES
OF HISTORICAL TRIBES
IN THE ANCIENT WEST
OF CHINA

張西曼教授著

西域史族新考

中國邊疆學術研究會出版

南京：

一三八信箱
電報掛號二五八一

PUBLISHED BY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F CHINESE MINORITIES.
P.O. BOX 138. NANKING. CHINA.

1947.

張西曼編劇要目預告

1. 拳團太后 Empress- Dowager in the Boxer Movement
(又名1900) 清末昏淫貪暴的西太后與親貴太監等反動集團藉口保持中國禮教，破壞中國走向憲政民主的軌道。她的反動到庚子的拳團變亂，招致了八國聯軍的禍華，加深了中國革命羣衆對於雙重壓迫的仇恨。本劇根據許多未發表的特別珍貴史實，分成：太監茶樓，儀鑾殿，御花園，懷來縣衙，西安行在五幕，稍加整理後即可發表。
2. 封建世家 巴金寫「家」，曹禺編劇，兩者均爲中國文壇瑰寶。本劇描寫時間不遠的封建世家的醜惡，它利用官僚誇耀的理學作掩護，做盡種種不可告人的壞事。到現在還看到這樣的傳統面孔。
3. 民賊伏誅記 袁賊世凱騙得政權後，廣布爪牙，鎮壓革命，并在積極實現皇帝之夢。上海鎮守使鄭汝成擁兵十萬，控制東南，同時收買變節份子，流氓等對於潛伏祖界的革命志士有所不利，但結果反被革命黨人在白渡橋所刺殺。這是民國四年十一月十日中國革命史上的悲壯事蹟，情節曲折，足爲一切妄圖阻礙歷史進步的反革命份子的鏡鑑。
4. 桃色選舉 選舉而有桃色，其醜惡可知。本劇說明奸猾之徒利用選舉以獵取高位，而被犧牲者恰爲一羣熱情而意志薄弱的可憐的女性。
5. 官僚的童年 此爲一反帝反封建的劇本，內容以後介紹。
6. 獨眼龍畫象記 殘唐國事敗壞，人民備受兵災匪患的慘痛。本劇（擬編爲兒童劇）描寫公元900年前沙陀（見禪著「中亞細亞回爲沙陀苗裔考」）異族軍人受封晉王的李克用勾結契丹王阿保機分裂中國陰謀中的一段血腥故事。
7. 反獄記 革命先烈黃福華因主持謀殺民賊王之春失敗被捕，于甲辰年（1904）被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判處徒刑十年；後因在西牢鼓動政治犯反抗獄吏的虐待，加處徒刑十年……此劇即記帝國主義者在華罪惡之一頁。

謹以此書紀念在敵陷長沙故鄉時先後盡
節殉國的

八旬老母陳太夫人，

家兄仲鈞先烈和病弟百昌少校，并祝願
國共以及民主黨派的開誠合作，早日
實現 國父孫公「和平、奮鬥、救中國
！」的最後遺訓。

西域史族新考序

古代中國對周邊各民族建立外交關係是從漢初開始的。最顯著的，是漢武帝要想孤立削弱慄悍無信的匈奴，於是兩次派遣張騫深入西方，企圖以政治聯昏手段來拉攏匈奴的兩大世仇——伊蘭族主角大月（肉）氏與突厥族主角烏孫（阿薩）——建立防制共同敵人南下的軍事同盟。隨後更派遣大軍進屯西域，造成東西文化直接交流的功用。終因中國本身政象不能長期保持清明，所以漢代以後經常光耀一時的邊功，恰同風雷的震撼力一般，忽起忽滅。加之，中國方塊文字的繁難以及宗教哲學的貧乏，除物質文化（絲、茶、磁等）大受異族的歡迎外，這類主要精神文化方面對於他們幾不能發生任何良好影響。這一點，比起摩尼教、景教、佛教、尤其是阿拉伯字母（現在中亞各共和國和土耳其其均改用拉丁化字母）和伊斯蘭教的實際影響要遜色多多。更因漢晉隸楷字形以及古今音讀的劇烈衍變，連二千年前就已發生關係的大月氏與烏孫兩族名稱的本來面目也都失却，反而變成了世界歷史人種學上難於解答的疑謎，造成學術上的重大損失。著者自清季獻身革命政治，同時受到國父孫公「民族平等」理想的感召，歷年在東北、蒙古、西北考察之後，就注意到解決這個中外學者反覆爭辯的難題，自信大有心得。觸類引申，居然對於淹沒千年的突厥伊蘭混血種「沙陀」的來龍去脈也連帶得到堅強有力的論

證。久想印成專集，對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西北三大民族方面貢獻一個正確完整的概念。祇因十餘年來遭受慘烈無比的內憂外患，展轉流徙，所有珍貴圖書財產喪失殆盡，原擬「邊疆文化館」以及編印「鑿空學報」，專刊等計畫均遇到嚴重的打擊。而且同樣痛心的，是治學環境和物質基礎從此遠不如人。到今天來檢閱我的革命救國大願，而僅收穫一些加強民族認識和其他微薄成績，實在問心有愧！

自此三文陸續發表，先後得蔡元培博士，吳稚暉先生，于右任先生，家兄仲鈞先烈，劉復教授，經濟學者胡石青和許多學術界同人的熱情鼓勵，譽為歷史民族學上的創見，我特別要對他們深致衷心的感謝！

今當本集出版之始，我不得已要盡一個忠告：就是研究歷史民族問題的學術態度要忠實，要嚴格；至於如何團結多數民族為整個民主建國的共同目的而努力，那是實行偉大革命三民主義的國策範圍，絕對不要再標襲「黃帝子孫」、「夏后氏苗裔」一類用意甚苦而不切實際的套語來企圖維持現狀，結果祇有多方暴露政治本身一時的弱點而已。我國歷史有過不少的痛苦教訓：如果中樞政治付託非人，一切現象走向黑暗，就是同一民族中間，也要發生分崩離析甚至滅亡的。究竟如何才能增進文化古國多民族間的向心力，那實行有效的蘇聯民族政策，絕無疑義地，可以作我們中國大政治家的優良借鏡：

一九四七年六月張西曼序於民主與科學雜誌社（南京一三八信箱，電掛二五八一）

目 錄 CONTENTS

序 PREFACE1

大月氏人種及西竄年代考 Research
on (Ta-) Yue-chi—TAJIKS—and the time
of their migration to the West.....1

中亞纏回為沙陀苗裔考 Research on
Sarts (SATO tribe of Tang Dynasty)...19

烏孫即哈薩(克)考 Research on Usuns
(KHAZAKS)33

附 錄 APPENDIX

新疆民族表 ETHNOLOGICAL TABLE
of SINKIANG PROVINCE.

下列諸書

準備出版

1, 張西曼政治論文集

2, 無媿室詩集

3, 柳亞子合編「革命詩選」
張西曼

4, 中國革命外紀

5, 張西曼自傳

6, 無媿室讀書札記

7, 張西曼小說集

第一篇 大月氏人種及西竄年代考

一 導言

中國自有史以來，每當政失正軌，國防廢弛，卽備受北方游牧民族慘苦劇烈之侵略。戰國時（公元前第四第三世紀間）瀕臨北方之燕、趙、秦諸國各築長城以爲防制游牧民族南犯之邊備。秦政當國之二十六年（公元前221）襲滅最後之齊，造成中國歷史上空前統一之局。其時當匈奴頭曼單于 *Jenuye Deuman* 在位，整軍經武，逼處朔方，實予秦代國都背面一種嚴重威脅。名將蒙恬受命，統率三十萬大軍北伐，收賀蘭山東及陰山南之河套 *Ordos*（今綏遠境）沃野實行軍屯。并因地制險，就固有長城形勢，增築長城亭障，起臨洮，迄遼東，塹山堙谷，首尾貫通七八千里。其宏大之規模基礎，雖因時代略有變遷，而二千餘年來無慮數千萬人民血、淚、尸、骨所凝成之民族生命綫，永遺後世以絕大悲壯之印象。是時內絕水、旱、蟲、疫之菑，外無蠻族內侵之患，祇以胡亥嗣立（公元前209—207），人頭畜鳴（太史公語），極情縱欲；豺狼塞道，激起反抗，不及四年，殺身絕祀。冒頓 *Bashmur*（史記匈奴傳集解有徐廣註曰，立於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

○乘之盡奪河南之地，以窺中原。漢代秦運（民國紀元前217，公元前206），內爭疊起。匈奴每乘之大舉南侵，殺略極多。自漢高帝九年（公元前198）至景帝六年（公元前141）之五十六年間，五度屈辱和親，施賈誼（公元前200—168）所謂五餌之術，曾不足係單于之雄心，限胡馬之南牧。武帝卽位之第三年（公元前138）亟欲紓北方之鉅患，雪屢朝之奇辱，乃使張騫通使道，冀與大肉氏（大月氏，錯作月氏、肉氏、月氏等）構成聯合戰綫以滅共同之讎敵，——此大肉氏一民族在中國歷史上發生政治關係之始因也。

大肉氏爲古代自西徂東之游牧民族（但一部份學者誤以爲東方西部之民族），其中一部之先鋒隊，且曾最先達到現今我國甘肅境內黃河以西肅州、甘州、涼州之地。惟以中國古代文書繁重，記載多疎，對於大肉氏民族西竄前之史實，因未與中國發生任何直接或間接交涉之故，僅得之於中國匈奴間往來使節、降人、邊民或商業資本之從事關市者之傳述，蓋亦微寡矣。加以當時大肉氏人尙停滯於游牧經濟之階段，其短期淹留河西之文化殘存痕蹟，當久已蕩滅無餘，不足提供後世之考據。今日所得窺其匡略者，亦惟史記、漢書等可憑。此等史籍，或成於武帝開邊之同時（如史記），或去古未遠，見聞所及，可徵信之處特多，不過當引證論斷之際，必須加以縝密之比較與嚴格之取舍耳。二百年來東西洋史、地、人種及語言諸科之權威學者對於二千餘年前之大肉氏人種、河西故

地、國王被殺與其西竄年代等重要問題，久已引起熱烈之研究與辯論。此等世界文化上之偉大貢獻，誠使吾人非常感幸與自奮者也。

二 大肉氏究屬何種民族

中國古史家以漢族文化獨高之主觀見地，籠統稱大肉氏爲「胡」爲「戎」，如後漢書西羌傳有「湟中（大）月氏胡」及唐書地理志河西道之姑藏敦煌二條所稱「（大）月氏戎」之分類是。魏書西域傳則以爲嚙噠 *Ephthaltes* 之種類。清何秋濤斷定逸周書王會篇所記之「禺氏」卽爲（大）月氏之對音。桑原鷺藏教授 Prof. Kuwahara 在所著「張騫西征考」中且予以相當之同意。復檢梁啟超所加漢譯威爾斯 H. Wells 世界史綱二十三章六節之案語，僅承認（大）月氏本我國甘肅境內之一小蠻族而已。近代一般中國史家與波斯史家及歐洲學者（參看派克氏 E. Parker 韃靼千年史之匈奴篇第二章）間似有一致之考證，以爲今日之阿富汗，卽五世紀之嚙噠，而後者仍爲（大）月氏。此實與魏書西域傳有雷同之見解。查嚙噠朝獻中國之始，爲後魏太安二年（456）；五世紀以後之三百年間固嘗予印度波斯諸國以重大打擊，并以白匈奴 *White huns* 一名震撼於時而被列爲突厥族者也。

至於歐洲學者對於大月氏人種問題之試求解答者，最早有德經 De Guignes；彼於十八世紀中稟原認為韃靼族，但以後在所著「匈奴全史」中改認(大)月氏爲日爾曼族之克特人 Kelt or Celt 或哥特人 Goth。馬令特 J. Marguart 贊同金斯密爾 Kingsmill 之創見，亦主張古希臘地理學者司特拉伯 Strabo(63BC—21AD)所記侵入巴克特利亞 Bactria 國之蠻族名 Tochari 者卽爲中國古史「大夏」(人)之對音，是殊適合於新唐書西域傳下所志「大夏卽吐火羅」之意。至彼等所主另一蠻族 Pasiāni(但以爲係 Gasiani 之誤)卽爲(大)月氏之說，并有佛蘭克 O. Franke 爲其同調焉。拉遜 Chr. Lassen 主張(大)月氏爲突厥之一族，但與吐火羅人同在大夏地方混合爲同一之民族。李作芬 F. Richtenhofen 則以爲(大)月氏與吐火羅同爲西藏族。赫爾滋 E. Hirth 及汪貝利 Vambery 則認大月氏純爲突厥族。克拉卜洛特 J. Klapproth 就中國字形訛錯之讀音上，證明(大)月氏、(大)月支 Yue-tchi 以及(大)月氏 Yue-ti(此根據中史認爲西藏族之誤)之末字皆含有「T」之發音，因斷定爲印度 Jat 之音譯。威爾斯 H. Wells 則以爲(大)月氏被同種之匈奴驅逐而征服大夏後，同化當地雅利安人以漸形成塞種 Indo-Scythians；其繁衍於土爾其斯坦草原之(大)月氏一支則成爲嚙噠。更有理想希臘大史家希洛多特 Herodotus(484? BC—425? BC)所記游牧於裏海濱之塞種名 Massagetae 者卽五百年後嬌水(伊

蘭語 Vaksa 之對音，今之阿母河 (Amu daria) 傍之(大)月氏人。意以爲 massa 訓大、訓多，getas 則爲月氏之音譯。

日本碩學白鳥庫吉博士 Dr. Shiratori 原贊同一部歐洲學者以西史所稱 Tukhara 爲大月氏之說，但最後受汪貝利及赫爾滋二氏之影響，改主突厥族之論斷。日本佛學者羽溪了諦 R. Ukei 以爲大月氏非同安息人 Parthians 及粟特人 Sogdaks 之爲伊蘭族，乃屬於印度日爾曼或突厥之人種。藤田豐八教授 Prof. Fujita 於研究(大)月氏故地及其西移年代時，亦採突厥族之說。

綜上所概述，足見世界學者用功之勤。自十八世紀以至今日，意見猶極分歧，其中主突厥族說者雖佔優勢，終以論證不足，難成定論。惟自前世紀末葉以來，英國斯泰因 A. Stein，瑞典赫定 Sven Hedin、德國列珂克 Le Coq、格林威迭爾 A. Grunwedel、法國伯希和 P. Pelliot 諸學者在新疆一帶屢度舉行大規模之科學考察，就公元初數百年間古代居民所遺留之文書、殘簡、圖畫、服飾、骨骼、用具、建築及其他古蹟等等資料比較研究之結果，除斯泰因仍就大月氏之誤讀認爲 Indo-Scythians 外，其他均斷定此方最早之主人翁，實屬於雅利安、尤其伊蘭語系之人種。是則此方經營城郭生活及宏揚宗教文化者，仍爲公元前外來游牧而久定居於此之民族可知。德國語言學者懷司特 Feist

，謝格 Sieg 及日本羽田亨博士 Dr. T. Haneda 等均因良好之憑籍，在此摸索迷離之（大）月氏人種問題上發揮一綫曙光，然猶未得徹底之解決也。

惟是大肉氏究否屬於伊蘭族與夫爲現存某民族之前代一節，實爲今日各國學者百思不得而急欲得其正碁之解答者。我根據大月氏三字之純正字形與發音，可斷定其爲今日伊蘭族 TAJIK(S)之音譯。本來根據片面音譯以求解決大月氏之人種問題，殊不免有重蹈上述諸家牽強傳會之覆轍之危險。第我今日之肯定，饒有充足之理由與論證，可以推翻以往一切揣測之論斷，而樹今後學術上之定論。其有關回征大夏，分封翕侯（波斯語 Shah）王，大臣，總督】對音，轉爲突厥語之 Sheh. 沙訕 E. Chavannes 等以肯定大月氏爲突厥族之成見關係，強認爲突厥王號 Tabgu 葉護之對音，而 E. Parker 匈奴史第三章，又混作漢初翕【縣】侯之封爵，尤誤）及以後因此族有通中梵語文而任初期宏揚佛教諸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大月氏末字「氏」之同如「支」Chi, Ch, K 已成普遍之註釋。第二字應讀作「肉」，以漢隸肉月二字形式略同而歷來彼誤寫作「月」Yue。——此節幸經一種雖非名著而內容究有可傳之「金壺字考校補卷之十一」中所明碁指示（清乾隆二十四年貽安堂版，1759）。特别是第一字之「大」（TA之對音），始終被認作一種可有可無之誇大性之形容辭，

而秦半被人忽略不書。此種絕大誤解，甚至眩使藤田（豐八）教授爲之首肯不疑（見所著犁軒與大秦一文之末段），更無怪中國古代史家數有「小月氏」之對稱矣。

何以證明所謂月氏（月支）之必應作「大肉氏」TAIOUCHI，是須就漢初國際狀況上略爲合理之推論。當時中國北方之蠻族，邊界最廣、勢力最強因而爲害最烈者，厥唯匈奴。其原有東鄰之東胡及西鄰之大月氏，尙未與中國發生直接之接觸，但均恃其部落種姓之繁盛，饒多控弦跨馬之悍卒，故敢強輕匈奴，常與爭鋒於游牧之領域。卽以局部匈奴單于陵轢漢室之非常驕橫態度而論，除自稱或被稱「大單于」the great jenye外，向未對其匈奴國度上加冠某種誇大性之字句，有如近代國際條約上所相互標榜者。匈奴在征服四周不庭之諸國後，已蔚爲東亞北方唯一之強國，在中國古史上且未嘗自稱或被稱爲「大匈奴」，則以當時國際力量上強弱已形之比較關係，尤其在張騫西使企圖聯合戰敗遠竄之大月氏之時，大月氏更無妄自稱「大」之理。於此可見大月氏之大，完全與同時之「大宛」及「大夏」之大同爲音譯，絕非大小之大也明甚。大月氏在史記大宛傳中保有完整之標題，祇以司馬遷見聞難周，記載時有闕漏。我輩試爲檢閱史記匈奴及大宛二列傳中所指關於大月氏之名稱凡三十五見，其中闕漏完全之音譯（祇書爲月氏）者乃至二十五次之多。匈奴傳所載數共十一，全部闕漏「大」之對音，或猶可說。其見

於大宛傳者共二十有四，無闕漏者僅有十數。何以同一篇史傳記載同一人種名稱猶不能畫一：時而書作月氏，時而書作大月氏。卽在太史公，似亦不得其解，用特并存之以備一格，留供後人之考證也歟。是此種非常之疎忽，固可以一時史料供給失實爲之曲諒，惟更加後人對於原有字形及發音上發生誤會，終以「月氏」二字輾轉傳訛，遂至大月氏 TAJIK, TADJIK 民族二千年來在東西歷史舞臺上之偉大活動幾全失其本來面目矣。

茲既闡明古代大月氏民族爲 TAJIKS 之對音，則吾國人對於現今大月氏之人種見解，自亦有連帶注意之價值。大月氏人卽「新疆圖志」建置四蒲犂 Tash-kurghan (塔什霍爾干 or Sarkol 色勒庫爾，塞爾克勒) 條所志之塔吉克(俄譯 Tadjiks)，誤註爲突騎施 Turgach 之對音，卽突厥九姓之一也。馬福祥於所著蒙藏狀況中 (1937) 亦誤承之。名譯家馮承鈞更承新元史西域傳之誤，於所輯西域地名一書中，將古伊闐族之大肉氏混作唐書西戎傳所專指閃米特族之阿拉伯人而言之「大食」。我意以爲此大食名稱之由來，當爲波斯文 DASH (沙漠) 字音所轉譯，而非 TAJI。蓋阿拉伯向以沙漠國家著稱於世，且爲 641—652 年間不斷剽掠及最後吞滅當時已臻文明繁富之波斯之游牧民族。唐書稱高宗永徽二年(卽大食滅波斯之前一年，651)八月敕密莫末膩 Emir al Munin 始遣使朝獻。其大食國名乃至多數有關阿拉伯政教等之字句均先由波斯胡商所譯介，或亦同

如古代羅馬、希臘、西域小國、西南夷各族以及八世紀後大食因與中國陸路通商結果所稱中國爲「絲國」Series之故歟。

再則大肉氏或塔吉克人已爲構成今日大中華民族之一員，然除一般大譚新疆問題之新著誤承大清一統志、新疆圖志等官書略加齒及外，且不載於張其昀教授「中國民族志」及凌純聲教授所擬「西北民族研究計畫芻議」等史、地、人種等科學專著。惟凌教授隨於「新疆民族問題及國際關係」一文中補救前失，加以簡明之介紹，亦吾國掙扎生存之學術界放大眼睛之佳象也。

蒲 犂

在漢代首爲蒲犂國境，扼帕米爾（葱嶺）東麓之巖邑，亦以西靠色勒庫爾山得名，自古卽屬西域南部交通要道之一。凡由疏勒（Kashgar），于闐（Khotan）往來波斯、阿富汗、印度諸地，大都經行其地。并以緊接伊蘭高原之故，最早卽有大肉氏人孳息其間。該地現有人口約二萬餘，除布魯特（Burruts，西蒙古人稱吉爾吉斯，【Kara-Kirghiz之謂】）外，大肉氏約佔一萬五千至二萬人之數。此族共有二三百萬人之譜。其服屬蘇俄者，據一九二六年統計，有九十七萬八千五百人（大肉氏蘇維埃共和國內七十三萬六千人，月卽別蘇維埃共和國內二十三萬一千人）。阿富汗國境亦有百至二百萬之塔吉克。信仰爲伊斯蘭教之蘇納

(Sumah, 除可蘭經外并信穆哈墨德之傳說)宗。語言與波斯語相近；因宗教關係曾採用阿拉伯字母，但蘇聯境者已代以拉丁化矣。山居者務畜牧，在溪谷之地者從事農業、工業、手工業亦頗盛行……（關於蘇聯方面大肉氏人民生活另文介紹）

三 大肉氏與烏孫之河西故地

以往中國學者對此似無若何討論。至於歐洲及日本學者頗多對證中國史書、括地志等及精密的實測地圖加以發揮。我以為秦漢間國都之北與西之廣大草原地帶，僅為匈奴（前此歐洲學者如 Parker 等認為突厥族，但白鳥博士根據語言分析，撰「蒙古民族之起源」一文，排斥以前論斷），突厥族之烏孫及伊蘭族之大月氏各大民族所割據。各族部落繁多，恆千數百帳，自有君長及其分地，不相服屬。然草原水道間利害各殊，莫能共濟，衝突兼併之象時有發生。有一最强者雄峙其間，即足形成一方多數部落國家之共主。如冒頓單于以後，匈奴奄有東臨鄂霍次克海 Okhotsk Sea 西逾阿爾泰山 M. Altai 之大版圖。

最早當殷周之際，此溝通古代東西文化之大肉氏民族已由貧瘠之伊蘭高原北部循葱

嶺 Pamir 東進至於塔里木 Tarim 湓地，度其和平之游牧生活。中國大史家司馬遷已記其勢力一時曾深入河西。自敦煌以東黃河以西之長廊形地帶，南承阿爾騰山 Altyn-tages 脈東走爲祁連山或南山山脈以隔絕氏羌，北以北山及合黎山山脈、間以沙磧草原與匈奴爲界，卽中史所大書特書之匈奴右臂也。其間水流繁衍，咸導源於祁連，加以土壤肥沃，可牧可耕。漢武帝百謀斷之，不但以國防著眼破壞匈奴與羌人間之聯合，積極擴張西北之移民與軍屯，而且多方開闢西域之交通，以求中國特產絲綢市場於國際，不過當時之貿易實權多操縱於安息人 Parthians 之手耳。大肉氏人大約最初達到今日敦煌黨河 R. Dan 及安西疏勒河 R. Bulungir 流域時，卽與原有由中部西比利亞列那河 R. Lena 流域南下游牧之突厥族之烏孫發生生存之競爭，而以優越之武力驅之入天山東路苦魯克河 R. Kuruk 流域（現哈密 Hami 境）及蒲類海（胡名婆悉海，Barcul nor）一帶。此卽公元前一七六年烏孫被匈奴征服後復被迫西徙綏來 Manas 及烏蘇 Kur-kara-usu（西域圖考謂爲唐代之葉河守捉）前之根據地也。第何以烏孫不經羅布泊 Lob nor 走南疆一帶水草繁腴、氣候較暖之地，當已知早有多數半定居半游牧之大肉氏同族如樓蘭 (Kroraina, 赫定及斯泰因先後發見者) 國之類經營此間。

惟是烏孫王難兜靡被殺於匈奴抑或大肉氏一節，史記漢書各有矛盾之記載，茲分別